

可許

陳海量居士原著

則許



2017年新校訂排版/高雄淨宗學會出版組

以人之過為  
己之過每反躬  
而責己

明倫堂大師警言刊  
壬午春 沙白 書



楊枝  
淨水



揚枝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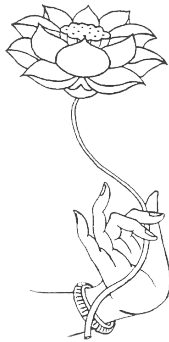
一滴清涼

遠離眾苦

歸命與見王

放生儀軌若放生時應以  
楊枝淨水為物灌頂令其  
消除業障增長善根





## 再版序

佛教徒中，有一些人好求靈驗感應。他們認為自己既已歸依佛門，又有一番修持功夫，凡有所求，佛菩薩就應該「有求必應」，滿足他們的願望。然而事實上，卻往往也有未見靈感，反而遭遇不順的情況。因而失去信心，漸漸背離佛教。

探討此種心態，實由未能深明佛理，才會產生退志。有識之士應該知道：個人際遇，乃從多生業力而來。多生業力，非是一時修行便能好轉。家庭環境，則由眷屬共業所感。眷屬共業，非是一人功德所易改變。如果誠心學佛，遭遇反而拂逆；當知若非學佛功德，情況也許更慘。

「因緣果報」之間的關係，並非只論一時、也非只論一事。多生「因緣」，千頭萬緒，曲折滋蔓，交互揉合。又如移花接木，變幻風雲，「果報」自然發生變化。因此，我們不能僅憑短視的眼光驀直判斷。

佛教對於「因緣果報」的觀察，是從許多的角度，去做分析與推論的。茲略舉數端於下，以明就裏。

一、按「果報」的構成而論，佛教謂有「華報、果報、餘報」等三種形態。

譬如殺人兇犯，今生判刑若不致死，但被囚禁，此是「華報」。未來生中，冤緣相遇，被殺償命，此是「果報」。又因殺業餘孽未消，後世為人，則感多病短命之報，此是「餘

報」。

此一道理，有如農夫種瓜，先見開花，此是「華報」。繼而結瓜，此是「果報」。後餘枝蒂漸漸腐朽消失，此是「餘報」。

二、按「果報」的時間而論，佛教謂有「現報、生報、後報」等三個時機。

「現報」是今生造業，今生受報。「生報」是今生造業，來生（下一世）受報。「後報」是今生造業，未來生中受報。

三、按「果報」的狀況與時間而論，佛教謂有「時定報不定、報定時不定、時報俱不定、時報俱定」等四種差別。

四、按「感」與「應」的效驗而論，佛教謂有「顯感顯

應、顯感冥應、冥感顯應、冥感冥應」等四種情況。

在「果報」的問題上，尚有「重罪輕報、近罪遠（遲）報」等說。「重罪輕報」殆由懺悔改過而來，應該倍加精進。「近罪遠報」或因善業暫為屏護，應該及早回頭，加功用道，以除後患。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此一大事因緣，乃是為令一切眾生，超生死海，登涅槃岸。至如其餘利樂法門，都無非是「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的方便而已。所以我們的祈願，應該朝向「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方向前進才是。

學佛的人，但能遇岐知返、嚴淨毘尼，這便是得到了佛菩薩的最大的慈憫。但能識心達本、業盡情空，這便是得到了佛



法的最好的感應。假如不明這等「感應」的可貴，而徒知冀求「財色奇緣」、以及「神奇古怪」，豈知那正是牽扯生死的因緣，招引魔羅之門戶也。

前賢陳海量居士所著可許則許一書，闡述「因果感應」之理，至為詳切。閱讀本書，可使求願未遂，忖度靈驗之人，消除疑悶、心氣平和。護法居士諸人，有鑒及此，特共發心，籌印再版；以期奉贈社會大眾，克盡一番心意。菩薩行願，功不唐捐。承囑撰序，謹贅數語，隨喜讚歎！

民國八十一年農曆九月釋祥雲序於台灣

## 上祥下雲老和尚開示法語

我們所居住的環境，是所謂的「五濁惡世」。在這個世界裡，「三災」不斷、「八苦」交煎。在這生死艱難的「六道輪迴」之中，我們只有依靠觀世音菩薩，才能得救、才能離苦得樂。在普門品的經文裡說：「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因此，我們深覺處此娑婆世界的我們，都應該讀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稱誦觀世音菩薩「聖號」。祈求消災免難，福慧增長！

## 序

今年已經是勝利後的第二年了，這和陳海量老師著述這本可許則許的時代似乎不同了。可是事實上，因著政治，經濟，軍事的混亂，我們所受到的生活的不安定，較之大戰時期實在沒有多大的改善，或者可說更為惡劣，我們還沒有脫離苦難的時代呢。

一般不明因果的人，受著環境激劇的波動，生活高度的壓迫，他們徬徨，他們憤懣，他們哀怨，表現出種種不平的情緒。強者挺而走險，巧取豪奪；弱者找不到出路乃至自尋短見，以為一死就可了之。

不知道現在的紛亂現狀，都是我們過去貪瞋癡業力所造成，我們要得到安定的社會，平靜的生活，還須從根本上著手，依著佛法修戒定慧，痛自懺悔，改過修善，重新建立起太平的世界來。

所以在現在更須使大眾明白因果的道理。可許則許，雖是這麼小小一冊，其解釋禍福休咎因果關係的詳盡圓融，早經膾炙人口，確乎是近年來佛學書籍中的名著，在短短三年中已經重版五次，就是事實上鐵一般的明證。

原著是典雅的文言文，可是一般教育程度較淺的讀者，不易嘗到法味，這是很可惋惜的。為著普遍的使大眾受到法益起見，於是不顧文字的簡陋，把原文演繹成通俗的語體文。

本文譯成之後，曾蒙陳老師印可，並經潤色修正，使得和原著大意不致有很大的出入。希望弘法大士賜與流通，使人人明信因果，同修淨業，纔不負陳老師一片婆心啊！

門人 不息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 可許則許【目錄】

一、緣起	1
二、三義略釋	4
三、事實引證	8
四、業報釋疑	24
五、感應釋疑	43
附：代跋	54

# 可許則許

陳海量居士原著

## 一、緣起

无我老居士感到兵連禍接，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老人家悲天愍人的心，不禁油然而生。於是每晚召集家裏的人，在佛菩薩前禮拜祈禱；我也參預期間。他的祈禱詞是：『弟子某某，赤誠的代上海人民，懺悔無始以來所造惡業，至誠恭敬，禮拜稱念，大悲觀世音菩薩，求菩薩威神，護持我們，使我們業障消除，減輕劫難。望菩薩慈悲攝受我們，倘若可以允許我

們的，就請允許我們的請求罷』。

起初我讀了他的祈禱詞，心裏很是疑惑，於是，我問老居士：『祈求菩薩為我們消災免難，應當希望所求的，一定能完成我們的願望纔是，為什麼你的祈禱詞的結尾說：「倘若可以允許我們的，就請允許我們的請求罷」？這種祈禱法，恐怕被人家聽到了，要懷疑祈禱沒有效用罷』。

无我老居士對於我的疑問，解釋得很是圓滿。他說『凡事不可強求。世間上的事和出世間的事，真理是一樣的。「倘若可以允許我們的，就請允許我們的請求罷」這句話，是我師父劉上師告訴我的，這裏面實在包含著無窮深妙的意義，你可以仔細研究研究』！



後來我靜靜思維，過了幾日，果然覺得這句話意義深長圓妙。以後我們向佛菩薩祈禱，除求生極樂世界的發願文以外，其他如消災延壽，免難愈疾，求子求財，找尋職業等等，都應該用：「倘若可以允許我們的，就請允許我們的請求罷」這句話，做祈禱的結語，這樣的祈禱詞，才可稱做圓滿。這裏面有「許」，「不必許」，和「可許可不必許」三種意義，現在把它簡要的說明如後：

## 二、三義略釋

【一、許義】仰求佛菩薩為我們設想，為我們審察，假使我們所求的事情，於我們究竟有益無害的，就請佛菩薩允許我們，護持我們，使事情實現，滿我的願望。

【二、不必許義】倘使我們所求的事情，現在雖然可以滿足我們的願望，可是日後有不可設想的禍患預伏著，而我們凡夫所預料不到，這是要求佛菩薩慈力保護，不必允許我們的請求，以免後來的禍患。

【三、可許可不必許義】善業惡業的報應是通過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身前身後的因果關係，是非常複雜的，我們沒有慧眼怎能知道呢？從前惡業做得多的人，不但今生要受苦報，就是來生也不容易了結。現在因為我們歸依三寶，懺悔過去罪業，修行種種善事，就能得佛力的慈悲保佑，使嚴重的果報變得輕易一些。像淨土聖賢錄，吳毛遭難的事件，就是一個很好得例證。假使我們的業報中，應該先受到水災，火災，盜賊，病苦，以及謀事無成，家口不安等等厄難，我們祇希望苦難受得輕一些，所謂重報輕受，使得我們消除從前的業障；然後因著這不如意的因緣，才能引起更大的福利收穫，以達到現在所求的願望。這是我們所不能預知的，祇有求佛菩薩保護

我們，曲賜許可我們。這一層意義，比較第一種「許」義，更進一層。

可不必許的意義，若是我們的前因，本來可以達到我們所願求的，可是所求的事情，倘若伏有後患，這樣，雖然我們祈求你，也請你可憐我們的愚癡，非但不必允許我們請求，並且要求你，就是在我們夙業分上，本來可以得到的，也要使我們所謀求的不能成就。這較第二不必許義，也深一層。

往往有許多事情，暫時雖然得到快樂，而未來已隱伏著大禍。這何異小孩子用舌尖舐刀頭的蜜，而不知有割舌的危險呢？這是須要父母給與監護的。佛菩薩就是眾生的父母，楞嚴經裏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他們怎能忍視

他們的孩子，去貪食五欲刀頭的蜜呢！所以想祈求世事快樂的人們，必須仰求佛菩薩，為他們保護支持；我們不可以因暫時的得失而生怨望，以增加以自己的罪業。碰著不如意的事情，應當生歡喜心，因為已經消除我們一層業障了。達觀的人的見解，是深遠而廣大的，我們應該自勉啊！

### 三、事實引證

以上我已經把「許」「不必許」和「可許可不必許」三種意義約略說過了。現在我來引證幾件事實，作為證明。因果關係非常複雜，我們凡夫俗子怎能知道！人事的發生，有的似乎是凶險的，而實在倒是幸福的；有的似乎是可喜可慶的，而實在是可悲可弔的；有的似乎是可悲可弔的，而實在是可喜可慶的。禍福是互相倚伏著的，得失沒有一定的啊。我現在將史冊的記載，和耳聞目見的事實，寫述幾則，來說明禍福休咎的微妙。我們明白了因果以後，自然就能達觀了。

【遭劫未必是禍】

淨土聖賢錄載：吳毛是青陽吳姓的僕人。平時持齋念佛，同時修行種種善事。當左良玉的兵，渡江的時候，吳氏合家都避去了，祇留他一人在家看守。兵來了，他被擊中七鎗死了。等到主人回家，吳毛又甦醒過來，對主人說道：「我因為宿世的惡業，應當受七次的豬身。因為今生齋戒念佛，得以七鎗散冤。現在佛來接引，往生西方去了」。說完話，就合掌而逝。這事是在順治元年。

【喪子未必是凶】

(一) 華嚴五祖紀：唐朝杜順和尚，有一次到外面去化緣

的時候，有一個齋主抱著他的兒子，求和尚給他消災延壽。和尚定睛對著孩子看了許久，說：「這孩子本是你的怨家，現在應該給他懺悔」。吃完了齋以後，和尚叫齋主，把小孩子抱到河邊。到了那面，他就把小孩拋入水中。這時齋主夫婦不禁捶胸頓足，號哭起來。和尚說道：「請不要鬧，你們的兒子還在那裏呢」。說著，就用手一指。果然，他們就看見他們的兒子，化作六尺丈夫身，立在水波之上，怒目地斥責齋主說：「你前生拿了我的金帛，還殺了我推入水中。若不是菩薩同我解怨，我是決不饒赦的」。於是夫婦倆默默然信服和尚的神力了。

(二) 梁敬叔筆記：姚伯昂先生說：『傳說人世間的夫婦兒



女，有還賬的，有討賬的。我於是想起，從前我的一個妹子。當她五歲的時候，出天花很是危急，呻吟床褥，非常哀苦，一連幾日夜，叫號不止。我的母親說：「這樣的受痛苦，為什麼不早些去呢」？她聽見了，大聲地反抗著說：「你們還欠我八千文錢，尚未還清。等你們還了我，我就去了」！我的父親就差我去關照她說：「我們一定把這筆錢做你的棺殮費，再加千文燒些錫箔給你。這樣你可以快些去了，何必等待著活活受苦呢」！我對她說了以後，她就在這一夜裏死了。這樣看來，還賬討賬的傳說，是確有其事的」。

(三) 梁敬叔先生說：『常州有個甘學究，是以教小學生

為生活的。當他的兒子纔祇三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忽然死了。他祇得帶著他的兒子，到他教書的館舍裏去養育。到四五歲的時候，就教他識字讀書。這個孩子倒很聰敏，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四書五經都讀得爛熟，也可以做教書先生了。每年父子二人教書的收入，湊合起來有四五十金，除去生活費用之外，還可以稍稍積蓄一些。後來甘學究就預備為他的兒子娶個媳婦。當他們正要行訂婚禮的時候，他的兒子忽然生起大病來，病勢很是危急。在病中，他狂喊著他父親的名字。甘學究驚惶失措地答應他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你有什麼事啊」？他的兒子說道：「你前生和我合夥做生意，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去若干，某事除去若干以後，現在應還我五千三百文，快快還

我。還了我，我就去了」。說完了話，就氣絕而死了。這真是世俗所謂討債的了。大凡年幼夭折的兒女，多因討債而來的；不過像甘學究的兒子般，分明說出來的，十個之中沒有一二個罷了。世間一般做父母的不明因果，反為這種討債的子女悲傷哭泣，不是很可笑嗎？』？

（四）紀曉嵐筆記：朱元亭有個兒子，生肺病將死的時候，有氣無力地，自言自語道：「現在還欠我十九金」。這時醫生正在開藥方，預備給他吃一服人參，可是人參還沒有煎好，他就死了。後來算算那人參的價值，剛好是十九金。這是最近的事實。

(五) 天台有位袁相欽先生，是我的遠親。他有一次在夢中，看見酒罈裏現出一個人來，指著他說道：「三百千，三百千」！他就醒了。這時他的妻剛巧生個兒子。相欽本來沒有兒子的，所以很鍾愛他。這個孩子，四歲生病很厲害的時候，在病中，他忽然叫喊著說：「拿算盤來算帳！拿算盤來算帳」！相欽突然想起從前的夢，就責罵他說：「討債鬼！你到我家裏四年，我為你化費的，已經不止三百千了」！他的兒子聽了這話，就死去了。

印光大師曾經說過：「一個人生兒子，大概有四種原因：一種是報恩，一種是報怨，一種是還債，還有一種是討債。報恩是：因為父母對於兒子，過去世有恩惠，為著報恩，就來做

他們的兒子。所以服勞奉養，生事死葬，都稱父母的心意。世上的孝子賢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報怨是：因為父母對於兒子過去世有虧負的地方，為著報怨，就來做他們的兒子。所以怨恨小的，就忤逆父母，大的，甚至為非作歹，闖下大禍，害及父母；做父母的，活著的時候，不能得到兒子的奉養，等到死了，還因為兒子的不爭氣，帶著羞恥到九泉去。這是報怨的一種。還債是：因為兒子在過去世，欠父母的資財，為著償債就來做他們的兒子。倘若債欠得多的，父母就可以終身由他奉養；若是欠得少的，就不免半路死去；像讀書纔得了些功名而喪命的，做生意纔得了些財利而身死的。討債是：因為父母在過去世，欠兒子的資財，為著討債，就來做他們的兒子。小的

債，不過損失些學費聘金，等到債還清了，父母雖想望他成事立業，而他忽然夭亡，再也不留片刻；若是大的債，那做父母的損失，可就不止此數，必定要廢業蕩產，家破人亡纔罷」。

這種報恩報怨的因果關係，不獨子女是這樣，就是夫妻也是這樣的。總之，眷屬聚會，無非恩仇報復。假使能夠互相感化，大家念佛修行，同歸極樂淨土，那末，恩仇眷屬化為菩提眷屬，就完美到極點了。

### 【病痊未必可喜】

明月筆記：浙江上虞，蒲灣地方，有個鐘秀峰，當他年紀四十多歲的時候，生個兒子。秀峰很鍾愛他。那孩子十歲的時

候，生病很危險，秀峰夫婦哭泣著到神祠裏去禱告。在夜裏夢著一個神對他說道：「你的兒子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那會得就死去啊」！醒來之後，他非常慶慰。後來兒子果然病好了。等到這個孩子長成以後，揮霍遊蕩，忤逆父母，無所不為。鐘家便被他破敗了。秀峰夫婦終於憂餓而死。這就應驗著神夢所說：「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的預示了。原來他是來討債的。

### 【延壽未必可賀】

覺有情半月刊載：杭州棲霞洞有個智印和尚，能夠預先知道未來的事。有一天，寺裏一個短工染疫死了，短工的妻子，到山上來請寺裏的長工相幫埋葬。智印和尚知道了，阻止他們

不要去埋葬，並且對他們說道：「這個人還有許多苦難沒有經過，決不會就這樣死了的」。他的妻子回答道：「氣也早已斷了，難道還會活轉來嗎」？她懷著一肚子的疑團，悻悻然而去了。等到第二天早晨，這個短工果然又活轉來了。

### 【得財未必是福】

大莊嚴經論說：有一次，佛和阿難在舍衛國的曠野中行走，看見有一堆金子埋藏著。佛對阿難說：「這是大毒蛇」。阿難對佛說：「這是惡毒蛇」。這時田裏有一個農夫在耕種，聽見佛和阿難說有毒蛇，就去看看。他走到那面去一看，原來是一堆黃金他就拿回家裏。從此他就立即變成富翁了。後來被國



王知道了，就把他關在監獄裏。他從前所得的黃金，到這時已經用完了，但是還不能免去刑罰。他真悔恨極了，不禁叫喊著說：「惡毒蛇阿難！大毒蛇世尊」！國王聽見了，覺得他說得不倫不類，很是奇怪。於是傳訊他說：「你怎麼說毒蛇？惡毒蛇呢」？這個農夫對國王說道：「我從前在田裏耕種，本來很可以安閒度日，有一日，聽見佛和阿難說有毒蛇，我去一看，原來是黃金，不禁貪欲心起，拿歸家中。今日想來，這黃金原是毒蛇啊」。同時他又唱出一首偈說：「諸佛語無二，說為大毒蛇。惡毒蛇勢力，我今始證知。於佛世尊所，倍增信敬心。我今臨危難，是故稱佛語。毒蛇之所螫，止及於一身。財寶毒蛇螫，盡及家眷屬！我謂得大利，而反獲苦惱」！

這個故事，使我想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裏，上海報上登著的一則新聞：有一個李姓的少婦，有一天得到十餘萬元，喜出望外，她拿了款子僱汽車回家。在中途被強盜攔劫，把她的所有全數搶去了。這個少婦竟因此死亡。世上的人因著財產遭殃的，耳聞目見，真是很多很多，說也說不盡的。

【家難未必不幸】

呂碧城女士說：我家從前住在家徽六安州。當我十三歲的時候，偶然得到一卷觀音白衣咒，說是持誦百日，能消災得福。我就每日焚香虔誦。等到剛滿百日之期，忽然遭到家難，我家的人都被許多族人，禁閉在本宅內，長年不得和外界通消

息。後來母親設法，用密函向外祖母家請求援救，結果得到援助，我們得以到來安縣舅父家裏寄住。那時我常常想：為什麼持咒百日，求福而反得禍呢？其後有股匪白狼來侵擾安徽，六安被蹂躪得變成廢墟。當時我家舊宅裏，祇有孀嫂和她的女兒翠霞，以及她的女婿汪君居住著。白狼闖到宅中，把汪君殺死了。翠霞也在這時殉難。我的嫂嫂逃到上海，不久也就病死了。現在我纔明白：倘若那時我仍舊住在六安，一定同遭到匪難的。我們避居到舅父家裏，實在是因禍得福哩。

【謀事得成未必可慶】

紹興黃大動君，失業以後，因居在家裏的時候，有一次，

去求他的先生給他介紹一個職業。他的先生薦他到某軍司令部，充任秘書。他到那面去辦事，還不到一個月，兩軍開戰了，他所屬的軍隊被打敗了。黃君幸而在鎗林彈雨中逃出了性命，可是物件盡都損失了。他身無分文，沿途借貸，受盡千辛萬苦，終算憔悴而返。他的先生見他這樣狼狽回來，對他說道：「這是我害你了」。

### 【謀事不成未必可悲】

吳縣王玉如君，住在上海的時候，想謀一個輪船司賬的職位，因為謀這個位子的人很多，玉如恐怕事情不成，來同我商量，我就勸他念觀世音菩薩。玉如就聽我的話，早晚持念，可

是結果事情還是不成。玉如懷疑菩薩無靈。我對他說：「目光要放得遠大些，不應該以一時的得失，就怪菩薩無靈，菩薩不會辜負你的」。過了兩個月，這隻船被風浪沈沒在大戢洋裏，船裏的人都落水溺死，沒有一個倖免。不幸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玉如跳躍著來向我說道：「這真是菩薩保佑我呢！假使我從前所謀的職位成就的話，我也早就葬身魚腹了」。

以上種種的事實，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使我們可以灼然無疑於因果的存在了。可是還有為我們凡情所不易了解的，我再來解釋一下：一業報釋疑。二感應釋疑。

#### 四、業報釋疑

我們在世間上，所碰著的一切災殃苦患，不如意事，都是從惡業招致得來的；一切福祿壽康吉慶，都是從善業所獲得的，今世所享受的，是前世所作的果；而今生所造作的，又為來世苦樂的因。所以作怎樣的善，得怎樣的福；作怎樣的惡，得怎樣的苦。識田的感召，像數學上乘除一般，是一定不易的。所以戒殺放生，得長壽少病報；廉潔布施，得權威富厚報；貞節得夫妻賢淑報；偷盜得貧窮耗財報；相反的方面也就可類推而知了。

善惡業報都是自作自受。因果的道理很是精微，雖然極其

錯綜複雜，可是乘除消長，是決不會錯亂的。倘若我們能夠改過遷善，誦經念佛，就能使善業日日增長，惡業日日消除。要得到幸福，遠離禍患，是無須我們祈禱，而自然能夠實現的。

不過我們前世所作的業因，千差萬別，所以善惡果報不能以一世的行動來下判斷。假使行善而仍舊窮困的，那是因為他前世的惡業比較重；正因為這一生行善，已經減去了殃禍，而增加他的清安的了。否則，還不止受這樣的苦難；可是來生的福澤，也已經種因在這裏了。

有的人為非作惡，而現在仍舊得到安樂享受的，那是他前世的福澤深厚；因為他作惡的緣故，他所應得的福祿，已經被他自己損耗了；否則，富貴尊榮還不止這般地步；可是來世的

禍患沈淪，也已種因於這裏了。

況且世事變幻沒有一定，一時的苦樂，不足為禍福的定論，所謂：「作惡必滅！作惡不滅，前世有餘德；德盡必滅。

為善必昌！為善不昌，前世有餘殃；殃盡必昌」。

因果律是分毫不會錯誤的！

印光大師說：「作惡而得到幸福的，是過去世善因栽培得深。假使不作惡，那幸福必定更大。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而不曾立即受到凍餓，那是因為他的遺產丰厚：倘使天天這樣浪用，就使他有百萬家財，不到幾年，也就家破人亡，不可收拾了」。

「行善而遇到災殃的，是過去世罪業造得深。假使不行



善，所遭的殃就更大。譬如犯重罪的人，在沒有行刑之前，立了一些小功；因為功小的緣故，罪業不能完全赦免，可是總得改重為輕；倘能日日立功，因為功積得多而且大的緣故，罪就可以獲得完全赦免，重復封侯拜相，世襲爵位，與國同休了」。

今生的善惡，影響於今生的禍福的，這叫做花報。今生的善惡，決定來生的苦樂的，叫做果報，也叫做業命。今生花報的影響來得輕，今生所受前世已成熟的果報的業力比較強；所以祇有大善大惡的人，纔能轉變今生的業命，因為他們的心力比他們的業力還強。一般普通的人就不能超出業命的範圍，因為他們的心力敵不過業力的堅強。世人往往略行小善散，就

癡心妄想地要獲得轉移業命的效果，不是很謬妄嗎？所以那一般碰著逆境而退失修善心，和希求不能達到目的因而退悔的人們，都是因為他們修省改過的功夫還未能做到。這種人怎能挽回定業呢！我們應該自省一下啊！

信奉佛法的人們，倘若求子病愈而子反死了，可不必哀傷退悔。我們怎能知道，也許這個兒子是為討債來的呢？他日或許被他弄得破家蕩產，使父母吃老苦呢？現在仗佛菩薩的慈力，消除宿怨，使他早些離開，正是做父母的大幸事啊。譬如我得罪了人家，他想來報復，幸而得有勢力的人，從中為我們調解，使對方的怨恨消釋了，不再同我為仇，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啊！因為讎恨的心，像是黑闇，遇到佛光一照，黑闇隨即消

滅。所以能得佛力垂護的，任何怨仇沒有不能解散的。

世人求子病愈而子反死的，做父母的正應該感謝佛菩薩的大恩，去努力奮勉修習佛法，並且勸化眾生共同信佛纔是；倘若反生怨心，悔心，退心，怪佛菩薩無靈，這真是辜負佛恩呢。至於求其他眷屬如：父，母，夫，妻，愈病而反死的，都應當作這樣的看法。因為一家眷屬的眾會，無非報恩和復仇而已。

或許有人要問：兒子生病禱求佛菩薩而反死去，說是仗佛力解怨使他即便離去，固然不錯。然而為什麼不解怨以後使他勿去，而仍舊做我的兒子呢？這是一點。還有一點，假使他不是來討債的，那末終究是我的兒子了，不求佛力救助，他也不

至於死的，何必要祈禱呢？

我的回答是：人生所遭遇著的，都是從過去世善惡業力所感召得來的。心力弱業力強，就被業力所支配。祇有學習佛法，心力訓練得強的，可以不被業力所束縛。普通一般的人，大多數不能超出業力的範圍的。你的兒子——因為你和他在過去世所種的業因的關係——為著討債而來，現在仗佛力消除了宿怨；而你還要他不死，仍舊做你的兒子，這譬如有人到你家裏來討債或報仇，當時因著一位有道德威望的人從旁調解，這個人意氣平靜下來，就此放棄債權。你想，那時這個討債的人，仍舊留在你的家裏呢？還是回去呢？當然的，他一定就回去了。現在你的兒子為著討債而來，怨氣平釋以後，他也當然回

去了，理由是一樣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假使他不是討債來的，不求佛力，他也不至於死」。這話你祇說得半邊。人們的疾病，表面上雖然是從風寒虛勞，四大不調而起，實在是他們前生的惡業作為主因的。你兒子的病苦，一方面固然為討債而使你受累，而另一方面，他也有他自己的惡業存在著，使他不得不受病苦而至夭折。假使他前世的惡因是十分，那末這病就得受十分的苦果。譬如拍球，用十分的力氣向下拍的，它反跳的高度也有十分。力的強弱，要看拍的人而有差別。也就如造惡因的時候，心力的猛厲程度各有不同。倘使你的兒子有十分的惡因，他一定要自受十分的苦果纔能了結，要想減受五分，是不可能的。假使

能歸信佛法僧三寶，至誠恭敬的懺悔，並且做種種善事，就能得佛菩薩的慈悲保護，可使重報減作輕受。譬如世間法律所規定的一般，殺人的人要處死刑，倘使去自首，罪就可以減輕。向佛菩薩懺悔的，就和自首一般，病苦怎得不減輕呢！

然而不要誤會。佛菩薩並非制裁人們的罪惡的主宰者。佛說一切唯心造，禍福壽夭，恩怨眷屬，一切是我們自心所造，自作主宰的。所以歸向三寶，至誠懺悔的心，能和懺悔者本具的佛性順合。順性而起，和佛菩薩已經證到的本具佛性的境界相契合，這是此方的感而得到彼方的應，很自然的結果。眾生心力的光很是微弱，不容易消滅黑暗的業力，現在和佛菩薩光明無量的心光接觸，就能增強我們心力的光，足以消滅我們

黑暗的業力。然而還須看各人歸向佛菩薩的心力強弱的程度怎樣，而決定其減輕苦報的分數。譬如五支光的電燈泡，必定發五支光的光明，五十支光電燈泡必定發五十支光的光明，因為光度強弱不同，黑暗的減退也就隨之有異。所謂心光，本來是人人都有的，祇因各人被業力所蒙蔽的程度有差別，所以所顯現的，就各不相同了。

賀國章先生說：「有一位黃桐生君，他的眼能夠看見鬼神，並且能夠辨別人的氣色。據他說，頭上有白光的，這個人必定是佛教徒。尊貴的人有紫色的光，財富的人有紅色的光，生病和失意落魄的人，他們頭上的光是灰色的。普通的人則是蔚藍色的。頭上的光現出黑氣的，這個人必要死亡，否則是個大惡

人」。

心光雖然是常人所不能見到的，然而是可以實驗的。馮寶瑛居士說：「我們可以拿布施的事做試驗。假使真心為人而布施，沒有利己的念頭的人，他的心中必定有一段特別愉快的景象，這就是光明發越的表徵啊」。專心念佛，也容易得到愉快的景象。融空居士說：「靜寂地念佛稍久一些的時候，就能覺得頭部熱蒸蒸地。四肢百骸暖融融地；這就是心光透露的證驗。因著發光而生熱，這是物理學的定理」。華嚴經裏也說：「大士光明亦如是，有深智者咸照觸，邪信劣解凡愚人，無有能見此光明」。

當我二十九歲的時候，和我的妻遠信住在赤城山。這時



遠信是二十五歲。在某一日的早晨，她下山去，行走在田野間的當兒，沿路專心在念佛。這時太陽剛上山，晨曦遍地，她偶然看看她自己的影子，發現頂上有一圈圓形的光，周圍和肩相齊，其大小約有直徑二尺光景。它發出燦爛的光輝，有不可形容的美妙，和佛像背上的圓光相似。她心裏覺得奇怪，還是繼續地一面走一面念佛，並且時時看她的影，這個圓光依舊煥發著，她知道這是念佛所得的現象。於是，她試試看，停止念佛而念世間的雜事，同時再看看影子，圓光就沒有了。因此就可知道，念佛最能發揮我們本有的光明，消除業障的黑暗。

念佛念雜事，都是念，為什麼所表現的有這樣的不同呢？這譬如人的憂喜，憂的時候愁眉苦臉，喜的時候嬉皮笑臉，憂

喜同是心念，而表情就不同了。佛號的念隨順我們的本性的，雜事的念是違反我們的本性的，念的主動體固然是同一個心，可是被動的念頭就有分別了。假使念佛功夫得力，那末塵勞就是佛事，在酬應一切世事的時候，都不會有什麼妨礙。所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到這個時候，順性逆性不過是方便之談罷了。

人的疾病，多是業報的關係，在業報沒有完盡的時候，假使要求其早日痊癒，就非求佛力保護不可了。世上很多中外名醫沒法醫治的危症，因祈禱佛菩薩而獲得痊癒的事實。如最近邵聯萼君也因念佛得救。邵君是杭州人，年十九歲，在上海患著重症，到寶隆醫院去療治，經醫師診斷以後，說他這病是沒

有希望了。在進院後第七日的夜裏，他忽然看見牛頭馬面，夜叉小鬼，搖搖擺擺地直奔向他的床邊而來。這時室中電燈很是明亮，而他的神志也很清楚。他知道這是來捉他的，他是就將死了，於是鼓足勇氣坐起身來。後來再一想，既然有鬼神，一定有佛菩薩的。就想起「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來，隨即大聲地念起來。當他一念之後，許多的鬼怪突然都給他嚇退到數步之外，不敢走近身來。邵君覺得這六個字有不可思議的效力，能夠退卻鬼的襲擊，於是誠心誠意地不斷的誦念著。因為小鬼捉他不到，後來閻羅王也親自出馬的來了。他是身穿綠袍，頭戴平天冠的。然而他也被佛號擋了駕而不得近身。邵君看見佛力這般偉大，更加放膽的高聲地念起來。院中的醫生們，

以為他的聲浪妨礙其他的病人，就來勸阻他不要再念，而邵君在這生死關頭怎肯停止呢。後來醫師沒法，祇得把他搬到另外一間病房去住。邵君仍繼續著在念佛。這樣經過了將近五日，他忽然看見有一顆金光，如流星一般從他的面前落下來，自上而下，漸次的由小而大，頃刻照耀遍滿大地。在光中，有一位金身的佛，卓然地佇立在空中，足下有金色雲一朵，佛身上更放射著光芒，左手持著數珠，右手合指放在胸前，對著邵君在微笑。慈顏喜悅，態度很是可親，原來就是阿彌陀佛啊。這時那一群鬼怪不知在什麼時候都消失了。後來佛身也就隱去了。邵君既然親見阿彌陀佛的降臨，他是更加興奮了。病苦已經消失，第二日就出院，身體輕快康健已經恢復常態了。

念佛能癒不治之症，那末，念佛的人不是就可以不死的了？

關於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解釋：人們的生，是乘業力而來的，等到一期業報完畢以後，這個身體也就完了。這個身體譬如如燭，佛菩薩是燈籠，風雨來的時候，可以遮蔽，假使燭的本身完了的時候，燈籠也就無能為力了。不過壽命的長短，也可以隨心力而轉變的，精修佛法的人，是不被業力所拘束的。

佛菩薩救度眾生，有順度的，有逆度的，有顯度的，也有隱度的。求病得痊，或所求遂意的，那是順度。求壽反夭，或所求不遂的，那是逆度。感得佛菩薩為你現身的，是顯度。因祈禱而感得人事湊合，機緣相助的，是隱度。

周梅泉居士說：「佛菩薩是慈悲無量的，他們有很多的方便法門；遇到人力所絕對不能挽回的事情，就以不可思議的神力加以救度。若是世間常理還可以辦到的，就在冥冥中使其機緣宛轉湊合而加以救度。又何必件件事情都顯現不思議的方式，使世俗的人們驚怪，纔算是靈感的徵驗呢！」！

明白了順逆顯隱救度的道理，信心就能純正而加強了。倘若遇到水火盜賊疾病，能夠當境了然，沒有疑惑，就知道學佛以後，重報已減輕受；設使不學佛，痛苦決不止此。這不是故意自己安慰自己，事實上，因果感應的道理是這樣的。我們應該深深體味，當生歡喜之心，感謝三寶慈悲垂護的深恩啊！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

受」！有的人看了這首偈之後，就懷疑：既然是「所作業不亡」，為什麼祈禱感應，能轉禍為福，重報輕受呢？豈非顛倒因果，錯亂報應嗎？

不是的。這首偈是專對業力強的人說的。轉禍為福，重報輕受，那是對心力強的人說的。佛法圓融無礙，並沒有顛倒的地方，我們須加以精細的分別觀察，纔能把握著它的真理。夢東大師說：「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業由心造，業隨心轉。心不能轉業，即為業縛。業不隨心轉，即能縛心」。

「心何以能轉業？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即能轉業。」

「業何以能縛心？心依常分，任運作受，即為業縛。」

「一切現世境界，一切當來果報，皆唯業所感，唯心所

現。唯業所感，故前境來報皆有一定，以業能縛心故。唯心所現，故前境來報皆無一定，以心能轉業故。」

「若人正當業能縛心，前境來報一定之時，而忽發廣大心，修真實行；心與佛合，心與道合，則心能轉業，前境來報定而不定。」

「又心能轉業，前境來報不定之時，而大心忽退，實行有虧，則業能縛心，即前境來報不定而定。」

「然業乃造於已往，此則無可奈何。所幸發心與否，其機在我，造業轉業，不由別人」。

可知一切唯心造，禍福之權，都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祇要勤奮學佛，結果終究是吉祥的。



## 五、感應釋疑

眾生祈禱佛菩薩叫做「感」，佛菩薩救濟眾生叫做「應」，感應貫通以後，苦厄就能度過了。華嚴經說：「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無論什麼地方都有佛存在著，而且常常顯現在我們之前，而我們竟不能看見，這是什麼緣故呢？非但是佛，就是諸位大菩薩，也無不常常顯現在我們之前的。華嚴經說：「於一微細毛端處，有不可說諸普賢。一切毛端悉亦爾，如是乃至徧法界」。普賢菩薩是這樣，其他如：文殊，彌勒，地藏，觀音，勢至，諸位菩薩也無不是這樣的。而我們也沒有看見，這豈非

欺人之談嗎？不，不是的。佛的話非常真實，決不會虛誑的。海可枯，石可爛，佛語是不可改的。

我們的身體不是細胞的集合體嗎？細胞是物質之一，科學家把物質分成原子，不過祇有數十種，若再進一層分析起來，就祇有原子核，陰電子和陽電子罷了。試問這種物質現象，怎麼能轉變作生命現象？全世界的科學家沒有一個能夠澈底答覆的。科學家能夠把生物分析成原子，可是不能把原子造成生物，世間科學的技巧到這裏就沒有辦法了。

釋迦牟尼佛是無上的大科學家，由他親身實驗修證，清楚地知道配合我們這個身體的，無非是業力的幻現。細胞是物質，而物質的根本乃是能力的集合，並沒有實在的體質。從前

有一般科學家，以為以太是唯一的實體，然而這以太何嘗有實質呢？

我們這個身軀是地水火風四大所合成，從阿賴耶識變幻出來的。這是因為阿賴耶識持有四種的功能：一障礙功能，叫做地大種，二流潤功能，叫做水大種，三炎熱功能，叫做火大種，四飄動功能，叫做風大種。這四種功能集合在一起，就叫做物質了。因為四種功能集合的成分各有不同，所以有各種差別的原質。周叔迦居士說：「倘若將四大種和科學中電子論作個比較，那末，障礙的功能，就是電子。流潤的功能，就是電子吸引的力量。炎熱的功能，就是電子的電量，或電子所含的熱。飄動的功能，就是電子流動不停的力量」。

阿賴耶識，譬如有波浪的海。波浪停息的時候，海水澄靜，就是識性，也叫做法性真如。這法性沒有形狀，也沒有邊際，無始無終，超空間，越時間的。眾生無始以來，——譬如環形，無始無終。眾生的生死，如在環形裏迴轉著，所以叫做輪迴。不像直線般，是有始有終的——都是從阿賴耶識發揮出來的功能，前後相續，沒有間斷。正如波浪洶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不能和真如相應。佛菩薩已經能使這個識性澄清靜息，證得廣大無邊的真如法性。這法性本來具備一切的功德，從此發起妙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就能夠分身十方，普遍地顯現在一切眾生之前，譬如月到中天，她的影子顯現在萬千江湖之間一般。

佛菩薩既是普遍在一切空間，為什麼我們不見不聞呢？這是因為佛菩薩和眾生所處的境界不同。佛菩薩已覺，如睡醒的人；眾生不覺，如睡熟的人。睡醒的人在睡熟的人之前，那睡熟的人是不見不聞的。眾生睡在六塵的床上，正在做五欲的夢，怎能見到佛菩薩呢？

再有一個譬喻：當明月照耀在天中的時候，一群盲子是看不見的。這一群盲子因為沒有看見的緣故，就說天中沒有月的存在，不是很錯誤嗎？眾生沒有慧眼，看不見當頭的佛月；因為看不見的緣故，就說沒有佛，這和盲子說沒有月亮有什麼兩樣呢？

上面二個譬喻太簡略，或者還不能明白。我再取個譬喻，

來說明這個道理。譬如無線電波，本來是普遍地充滿在無論什麼地方的。不論茶杯裏，抽屜裏，房間裏，以至曠野虛空之中，都充滿著電波的。到處都有無量數的音聲，在同時並作，各各相入，各各不礙。就是我們的耳內，也充滿一切音聲的電波的，可是我們一無所聞，沒有感覺，難道是電波在欺騙我們嗎？當然不是的，假使我們用一只良好的收音機，撥動刻度盤的指針，對準周波度數；於是，當週波度數和某電台相同的，某電台的播音就來相應。撥動指針對準其他週波，就有其他電台的播音，立即現出聲音來了。佛菩薩時常顯現在我們之前，而我們不見不聞，也就如無線電波處處現在我們之前，而我們沒有聞到一般。

電波可以實驗而證明其確實存在，佛菩薩的存在也可以實驗的。我們的身體就是很好的一具活動的收音機呢。佛菩薩的法身譬如以太——以太是充滿整個空間的，應化身譬如無線電波，到處都有的。我們的心性本有十種法界，也像收音機本來有若干週波的刻度一般。所謂十種法界，就是：一佛法界，二菩薩法界，三緣覺法界，四聲聞法界，五天法界，六人法界，七阿修羅法界，八鬼法界，九畜生法界，十地獄法界。現在把佛和菩薩法界說明一下。

我們倘使撥轉我們的心針——念頭，執持聖號，趣向於寂照的心境（雜念不生就是寂，了了分明就是照。）精進不息，不起雜念，淨念堅固，於是這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到了無念

而念，念而無念的境界。這樣隨順著心性，能使本有的其餘法界暫時隱伏，而和佛法界或菩薩法界相感通。我們的心願和某佛某菩薩的夙願相符的，某佛某菩薩就來相應，如磁吸鐵，自然投合，我們當時就可以見佛或見菩薩。佛菩薩的夙願各有不同，如各電台週波各不相同一般。念彌陀的就有彌陀來相應，念觀音的，就有觀音來相應，也像收音機撥某週波的度數，就有這個週波的電台來相應一般。

法華經說：「若有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念觀世音菩薩名者，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說」。眾生是無量的，菩薩怎能一一都照顧到呢？這譬如有百千萬億的收音機，同時收某一電台的播台，祇須各各撥準其週波度數，那個電台



的播音就沒有先後的在各個收音機裏發出同一的聲音。菩薩尋聲救苦，也是這樣的。

幽溪大師說：「諸佛菩薩沒有一刻不想度眾生，而眾生念他和他們的心願相違背」！這怎能怪佛菩薩呢？眾生念佛的誠懇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心力強弱有別，感應也因此而有差別，這就如收音機構造的不相同啊。

至於華嚴經所說：「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這句話怎樣解釋呢？這譬如巨大的播音電台，發音遍佈全球；而菩提座的電台並沒有移動。這裏所取的譬喻，都是一往之談。再進一層說，那末以太如阿賴耶識，電波如第六意識，這樣說法比較的還相近些。

世間的事相很是複雜，一事的發生，為禍為福，不容易斷言，而且不能預先知道。我們碰著意外的事，應該做祈禱，假使能得佛力慈悲保護，終究能夠獲得安樂的。若是能為眾生懺悔迴向，功德更是偉大。

中輪法師說：「有的人說：迴向和平，世界就能夠和平嗎？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末現在並不是沒有人在迴向，為什麼世亂還是如鼎沸，而不能稍為停止呢？我說：眾生的惡業在逐漸增加上去，念念不停，時時加盛，舊的惡業纔息！新的惡業又起。少數人的功德迴向，真是消不勝消，不過劫難已經因之減輕了。譬如醫生治病，用足藥量，可是病人不忍生冷，不避風寒，舊病纔減，新病又加。這不是藥石不靈，實在是病人自作

孽哩」！

我們假使有所祈求，要是誠心祈禱，沒有不得到感應的。佛菩薩一定以順逆顯隱，種種方便，來滿足祈求者的心願的。因為佛菩薩是具有同體大悲心，看待一切眾生，和他們自己的身體一般，沒有彼此的分別，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眾生，設法拔去眾生的苦，而給與眾生以快樂呢。關於「可許則許」我已約略解釋過了，希望讀者諸君精勤的來修佛道啊！

## 附：代跋

### 至李懷耕居士書一

懷耕兄：

自從別了以後，想你在山上起居很安好，心地很清涼罷？常常想到你遭遇的不如意，很使我深深地感覺悵惘！人生世間，不如意的事固然是很多的，我們既然得了人身，怎能免除得脫呢？譬如在荊棘林中行走，怎能怪荊棘的刺觸勾牽我們的衣履啊！然而我們既不幸而落入荊棘林中，還是耐著心把當前的荊棘撥開，向前緩步行去的好，這樣荊棘於我們就不至於有

什麼妨礙了。

世間的事情都隨時隨地在變異，月圓了要缺，花開了要謝，眷屬的恩愛終必分散。人生不可避免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盛的八苦，說起來真使人寒心啊！不過月缺可以再圓，花謝了可以重開，而眷屬的生離死別呢，那就很難重圓了。這真是世間最痛苦的事了。要補救這痛苦，祇有一致趨心彌陀淨土，到了那面「共會一處」，就永不會別離了。若是能夠這樣發心，那末世間上一期的生離死別，又何足悲痛呢？而況你們是暫時的小別，那更何必心裏不快呢？

我們生存在世間上，不過幾十年的光陰，和石火電光般

的，一轉眼就過去了。虛幻的夢境是不真實的，等到一覺醒來，真是不值一笑！夢中的得失，何必去憂悲喜悅呢！我們都是三十以外的中年人，當我回頭看看三十年前的事，真像一個春夢！假使以過去的經驗作比例，來推想未來，那末，就使我們能活到百歲，也不過如此而已。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最近的遭遇，我真為你感到不適。可是再來一想，拂逆挫折，失敗打擊，未必就能困厄我們，非但不能困厄我們，而且也許還能玉成我們。我說這話，並非我置身災禍之外，來說風涼話；因為我們有過去善惡的業，種在八識田中，因著這種子次第的成熟，於是順逆的境界，也次第的發現，所以禍福

是我們自己造的，我們還能怨尤誰呢？這就是佛教所以注重懺悔，貴於實行的道理。

你們夫妻倆因為境遇的不幸，於是歸心佛法，早晚祈禱，可是希求的願望並沒有達到，這是菩薩不保佑你們呢？還是你們的心不夠至誠呢？假使心還不夠至誠，應該自己省察，不要強自以為已經至誠懇切了，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是不對的。若是你們的祈禱確是至誠懇切的，菩薩是一定會保佑你們的。菩薩有不佑之佑，在表面上雖看不出來，而其所保佑你們的，實在是很遠大的。凡夫們的目光，所見不遠，常常因為目前的得失，就作為定論，那實在是很淺薄而謬妄的。

馬鳴菩薩起信論裏說，菩薩常用逆境救度人的。能夠明

白這個道理，雖然碰著逆境，又何必怨尤呢！有的人或者要懷疑，佛菩薩為什麼要用逆境來度人呢？這是因為眾生處在順境的時候，放縱在聲色五光之中，要想他們修習佛道，是很困難的。這種人必須逢到逆境，纔能對往昔的行為，發生懺悔的心，而起進修佛道的願。佛經說：「八苦是良師」，實在是很對的。譬如鋼鐵的鑄成，其熔點熱度，假使不較鑄鐵為高，（就是比較鑄鐵要受更苦熱的磨煉）怎能成就其為鋼呢！再如供人瞻仰的，豐厚高大的碑石，不知道它是已曾經過千錐萬斧了呢，否則誰願來撫摩這頑石啊。

世間的事多一番失敗，就增加一番經驗。那不曾經過挫折而每每獲致成功的，他們的意志必定驕慢，行動必定忽略，而



他們的事業也容易崩潰。可知逆境足以挫折我們驕浮的氣燄，規範我們放逸的行動，它實是我們的善知識哩。這就是菩薩所以用逆境來度人的道理了。

「隨緣消夙業，更不造新殃」，這是佛教徒的人生觀之一。我們遇到不如意的事，應當不沮喪，也不畏縮。還有一個法子，就是碰著不如意事，能夠退一步想，就海闊天空了。

希望你能放開眼界，看得深遠一些，心胸就能廓然了。處在障礙的環境而不受環境所障礙，那末障礙的環境和你有什麼相干呢？（譬如到了鄉僻的地方沒有軟白的大米飯吃。我們可以把黃糙米飯，咀嚼得爛一些，吃得少一些，一樣的容易消化，可以幫助我們營養，假使我們不因此而起煩躁不安，環境

於我們有什麼妨礙呢？）倘若鎮日價憂戚痛苦，多愁多慮，是能耗損你的精神體力的，徒然自苦又做什麼呢！

印光法師文鈔可以度你的苦厄。山居閒暇，請你熟讀一遍。夜已深了，不能盡我所欲言了，請你珍攝！

弟海量上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時燈下。

## 致李懷耕居士書二

懷耕兄：

昨日寄給你的信，想已蒙閱讀過了。今日碰著令兄，據說你曾經對他這樣說：「倘若因為偶然破戒的緣故，就須受到嚴酷的刑罰，那末，不守六齋十齋的人們，為什麼倒逍遙自在呢」？在你的處境，是難怪你有這樣的怨懟語的！這也是人情之常，不獨你一人是這樣的啊。

不過人們在過去世所種的因，各不相同；因為夙業不同，而使今世受報也就有差別。這是屬於「別業」問題，不可以拿自己的業報和別人去比較，作為一概而論的。譬如校中學生

同級讀書，而資質各有差別：有的是十分，有的是二三分。那祇有二三分資質的人，雖然竭力讀書，恐怕還有留級的危險；而那些具有十分資質的，讀書雖然漫不經心，可是常得名列前茅。這沒有別的道理，不過是他們的夙習不同罷了。那留級的，倘若說：「我攻讀得很為勤苦。現在竟被留級。某某不很用功，而能名列前茅，為什麼事情弄得這樣顛倒呢？」試問你，這樣的責問對還不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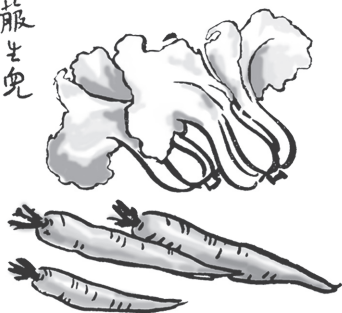
受報相同的，那是共業。如這件案中受累的人，未必都信佛念佛，而所科的罪和你相同，並沒有較你加重。在俗眼看來，你的祈求也是徒然了。那可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佛經中所謂「共業」。不過「共業」中有「別業」。如同一學校畢業，

這是「共業」。而各人程度各別，則是別業。所以祈求也自有其功用，不過這裏面的消息是很微妙的。

信佛的志願不堅定，善念就不純正，結果必被業力所束縛。雖然如此，可是在我看來，多一番逆境，就消除一層業障，能夠奮鬥到底，到後來必能獲得勝利的。若是中途屈服，那痛苦就沒有窮盡了。請你鼓足勇氣，再接再厲！打開荊棘的路途，闢出康莊的大道！事在人為，不要學俗人的見解，推諉給氣數纔是啊！我的見識不廣，智慧狹劣，所譬喻的或者不很適當，還希望你多讀佛書，那裏面是寶藏無盡，俯拾即是。

『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學佛者的胸『懷』，應該這樣去『耕』耘，將來的收穫就很豐富了。

蘆菔生兜  
芥有孫



弟海量上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燈下



# 吃素是福

淨古



!!!



麟為仁獸 靈毛乃所鍾

不踐生艸 一不履生君

豎察吾人類 應知其義

西拿足下忌 亦市須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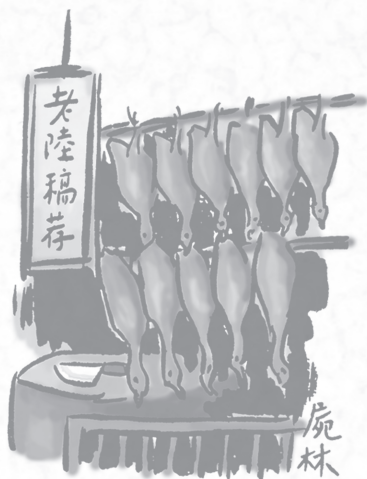
既勿故殺 亦勿誤傷

長我慈心 存我天良

兒時後毛得麟趾章注云麟為仁獸不踐  
生艸不履生君余佩其文深為感歎四十  
年來未嘗忘懷今撰舊生詩歌引述其  
義後之覽者幸共知所警惕焉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應起悲心勿貪口腹



雛兒依殘羽 殷々戀慈母

母亡兒不知 猶復相環守

念此親愛情 能勿凄心不已

母之羽

感應類對云眉如鮮于氏因合符藥一編幅為末及和劑  
時有數小編幅圍聚其上而目未開蓋戩母氣而來也  
一家為之感淚今畧擬其意作圖之羽者



TK

幸福的同情



香餌見來須閉口

大江歸去好藏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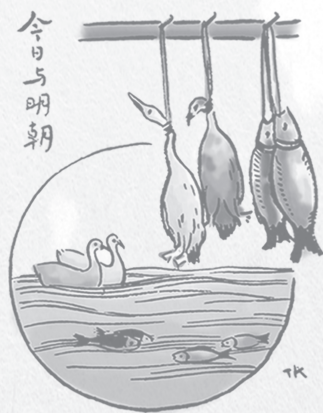
盤渦峻激多傾險

莫學長鯨擬害人

唐白居易放魚詩



今日与明朝



日暖春風和 策杖游郊園

雙鴨泛清波 群魚戲碧川

為念世途險 歡樂何足言

明朝落網罟 繫頸陳市廛

思彼刀砧苦 不覺悲淚潛



囚徒之歌



人在牢獄 終日愁歎

鳥在樊籠 終日悲啼

聆此哀音 淒入心脾

何如放捨 任彼高飛



惠而不費



勿謂善小

不樂為之

惠而不費

亦曰仁慈





水邊垂釣 閒情逸致

是以物命 而為見戲

刺骨穿腸 於心何忍

願發仁慈 常起悲愴



沈溺



莫謂蟲命微

沈溺而不援

應知惻隱心

是為仁之端





惡臭陳穢

何云美味

南棗

掩鼻傷心 為之墮淚

智者善思 能毋悲媿



人非聖賢 其孰能過  
猶如素衣 偶著塵浣  
改過自新 若衣拭塵  
一念慈心 天下歸仁



懺悔

秋來霜露滿東園  
蘆菔生兒芥有孫  
我與何曾同一飽  
不知何苦食鷄豚

宋蘇軾詩



蘆菔生兒  
芥有孫



向糧的自餵



養豬充口腹

因愛結成讐

豬若知此意

將來汝作豬

終朝不食愁

遂須償豬油

頗賴豬未知

此理果弗謬

肥肉迫汝喉

勸汝養豬休

明末柏大師豬傳



刑場



莫憂受刀砧苦

勝斷命插牽

白刃千翻割

紅爐百沸煎

挖烙加彼體

甘肥佐我筵

此事若等罪

勿畏蒼、天



清周思仁詩



遇救



汝欲延生聽我語

凡事慳，須求己

如欲延生須放生

此是循環真道理

他若死時你救他

汝若死時人救你

回道人詩

吾兒!  
L



畜生亦有母子情

犬知獲兒牛舐犢

雞為守雛身不離

鱔因愛子常惴縮

人貪滋味美口腹

何苦拆開他眷屬

畜生哀痛盡如人

只差有淚不能哭

慧道人詩 刪潤



